

# 魂牵梦萦那份情

■ 同冰

## 美丽军嫂

12月初，“挥泪告别军营的退伍季”与“全军文职招考火热报名”，成为我手机高频接收的热点新闻。离开与奔赴，两相辉映中，一些温暖的记忆涌上我的心头……

我出生在北京一个普通家庭。小时候，我经常跟父母去天安门广场看升旗，被军人高大挺拔的形象深深吸引。当时我就想，如果我也能当兵，该多好啊。2007年，我大学毕业。经过几轮考核，进入某军校，成为一名文职教员。近距离接触军人后，我深知，他们刚强坚毅的背后，是流血流汗和无私奉献。

2013年7月，我离开了学校。临别前，回望校门，不舍之情从我的心底涌上眼眶……

6年“军旅”磨砺，一生深情相依。或许是怀着这样的情感，我的军缘有了交接——次年夏，经人介绍，我认识了陆军某部军人王小飞。

小飞人高马大、阳光帅气。相同的兴趣爱好，再加上共有的军旅情怀，让我们有了不少共同语言。2015年9月，在亲朋好友的祝福中，我们开启了幸福的婚姻生活。

那段在军校工作的经历，让我身上有了不少“兵味”。因此，尽管我离开部队，我仍将自己视为“半个兵”。现在，嫁给小飞，成为军嫂，我又继续当起“半个兵”。每次去小飞单位，看到他柜子里装满的荣誉证书，我都会不由得欣慰一笑。小飞的单位地处大漠深处，每年夏天我都会去探亲。除了看他外，还会给他的战友们带些好吃的。所以，一到夏天，战友们就会问他：“飞哥，嫂子什么时候来？”每每听到那么多战友亲切地喊我“嫂子”，我心里总是暖暖的。虽不在军营工作了，但军营里依然有我牵挂的人，这是一种幸福的感觉。

2018年夏，我和小飞的孩子半岁，公婆从湖北老家来北京帮我照顾孩子。一天中午，孩子突发高烧。为了方



插画：姜晨

便看病，我带着孩子回了离医院不远的娘家。谁知次日凌晨3点多，婆婆打来电话，说公公突然昏了过去。我抓起一件外套就往30公里外的家赶。那天，我们把公公送到医院安顿好，天都亮了。幸好送医及时，公公的身体无大碍，我才松了口气。生活中难免遇到磕磕绊绊。但不管遇到什么难事，我都会迎难而上。我想，这也是从前“半个兵”的经历，对我无声而有力的历练。

就这样，有一种情感时不时在我心中萦绕，成为我内心深处的一份底气、一种牵挂。但具体牵挂什么，我又说不上来。

去年12月初的一天，我乘坐高铁去河南洛阳出差。那天上车后，刚找到位置坐下，车窗外的一幕吸引了我的注意力：一群退伍老兵胸前戴红花整齐列队，正与送行的战友道别。他们面带笑容，脸上却挂着泪痕。

过了一会，老兵们上了车。列车缓缓开动。老兵们红着眼眶，车厢内寂

静无声。我发微信对小飞说，看见他们哭，我也好想哭，我好想知道自己这些年牵挂了什么。小飞安慰我，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，只要在部队好好干，就对不起当兵这段经历。

过了一会，乘务员询问大家要不要订午餐。我灵机一动，当即和小飞商量：我想偷偷帮他们订午餐。

“可以！”小飞一听来劲了，直接打来电话说让乘务员帮忙数一数老兵人数，有多少算多少。挂掉电话后，他立刻转来1000元。

我回复了6个字：“不用，军嫂请客。”事不宜迟，为了避免“暴露目标”，我偷偷找到乘务员。乘务员得知情况后，十分感动，要求留下联系方式。我笑着对她说：“我是军嫂。”

尽管这件事很“隐蔽”，但还是“暴露”了。盒饭送到老兵们手里后，一名老兵走到我面前说：“嫂子，谢谢你！”聊天中得知，这名老兵叫杨涛，是一名特种兵。当他看到乘务员问他们退伍老

兵有多少人时，就感觉不对劲。他还留意到我跟着乘务员来回走了两遍，随后便探知了事情真相。

路上，杨涛告诉我，这趟列车上的战友是某特战旅的退伍老兵，他们原本计划9月退伍，因执行任务而推迟到年底。我鼓励他们到了地方也不要怕困难，像在部队一样拼，一定会成功。

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。当我在洛阳龙门站下车时，老兵们也跟着下了车。他们整齐列队，突然转向我，齐刷刷地敬礼并高声喊道：“嫂子，您辛苦了！”那一刻，我不知用什么言语来表达内心的幸福和感动。好长时间说不出话来……令我意外的是，这一场景被其中一名老兵拍下来并剪辑成短视频发到网络上，又被各大媒体微信公众号转发，收获很多网友留言点赞。

对这一切，我坦然待之。我也找到了魂牵梦萦的那个答案——从文职教员到军嫂，我一直姓“军”。这份情，历久弥坚。

## 家庭秀

坐在你的怀抱里  
我刚好听到了  
那战鼓般的心跳

轻捧这枚耀眼的奖章  
亲靠它  
如同亲靠每个梦中的你

冬日的风儿  
也在这一刻  
变得香甜

刘程配文

**定格** 近日，南疆军区某团组织年度工作总结表彰大会，多名官兵家属受邀见证荣誉时刻。图为表彰仪式结束后，荣立三等功的连长于红南和家人分享喜悦的场景。

郝宣摄

第二天，我自然没到岗亭那边去。当时我年纪小、玩心重，没几天就忘了这件事。后来，我在营房里再次遇到那名战士。他刮了刮我的鼻子，算作对我的“小惩罚”。

成年以后，尤其是当读书成为我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时，我才明白，一个爱书人对书是如何的痴迷。尤其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，人们接收信息的渠道有限，书籍更是一个人获取知识思想的重要来源。

年少时的那次失约经常浮上我心头，愧疚感挥之不去。我常想，在那个约定的时间内，那名爱读书的战士，一回回望向营区那条石子路，内心该有多失望。倒是父亲的一席话，让我心里稍微有些安慰：“在那个年代，那么年轻就爱读书，是种难得的品质，更会成为他一生的情怀。放心吧，你失约的那名战士，肯定会坚守读书的习惯。有军营生活的锤炼，有文字伴你成长，他的心胸与眼界啊，肯定如天空般辽阔。”

本版投稿邮箱：jbrjrt@163.com

# 融入生命的味道

■ 睢建民

## 家事

42年前，我在边境作战中身负重伤，被抬进野战医院抢救。一天夜晚，迷迷糊糊中，我梦见母亲身穿深蓝色粗布带襟棉袄，迈着一双小脚朝我走来，手里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糊涂汤。

20世纪70年代初，我每天要走5公里土路，去外村读初中。三九寒天，母亲总是天不亮就悄悄起床，用小麦面给我烧一碗汤，豫东老家俗称“打糊涂”，或者“搅甜汤”，让我喝得热乎乎的。

我从昏迷中醒来，窗外天光大亮，感觉腹内饥饿，就对上特护的医生说，想喝一碗家乡的糊涂汤。可没到过北方的炊事员不知道如何做。起初他抓一把白面，打开火往凉水锅里搅拌，结果熬成一碗黏稠的浆糊。后来，炊事员又抓一把白面下到开水里，烧出一碗糊涂全是面疙瘩，嚼一口让我哭笑不得。我最终未能尝到记忆中的那个味道。

作战结束后，村里跟我一块当兵的同学，各自给家人寄回了平安信。母亲没有收到我的信，意识到我可能出事了。那年月，农村老家还没有摆脱“一年红薯半年粮”的贫困，父亲卖掉家里仅有的红薯干，凑了几十元路费，跟母亲一块坐火车南下寻我。到了衡阳车站，一路吃干馍的母亲，喝了生水拉肚子，虚脱倒在了站台上。看着有气无力的母亲，父亲十分担忧，苦着脸想返回。母亲眼含热泪说：“咱就这一个儿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坟。”母亲咬牙站起来，让父亲搀扶着，艰难挪动那双缠裹得畸形的小脚，又登上了南下的列车。临近部队，拿着我战前写给家里的信封，遇上穿军装的人就问部队番号，挨个找遍野战医院……功夫不负有心人。最终，父母在解放军原303医院找到了我。

那天上午，母亲突然推开病房的门，出现在我面前。与母亲对视的那个瞬间，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，失声痛哭起来。

一路上为我哭瞎了眼睛的母亲，此刻却格外坚强。她饱经沧桑的脸上硬是挤出笑来，用粗糙的手抚摸着我的额头说：“不哭，妈来啦，想吃啥？妈给你做。”

母亲听说我几天水米不打牙，不顾旅途劳顿，从灶上借来铁皮炉子和面粉，又让父亲上街买了一口铝锅，忙活着给我做糊涂汤。母亲搅面筋很内行，抓一小把白面盛碗里，添少许清水，使劲用筷子搅拌成面团，直到碗里没有了生面疙瘩。一团面用筷子挑起来光溜溜不粘碗底，便放下碗开始醒面。醒好的面会更加筋道，须再用筷子搅拌，然后兑水洗面筋。锅里水沸腾后，用筷子挑着面筋往锅里下，下面筋筋再将稀面糊倒进锅里，拿饭勺不停地搅动锅底，以防糊锅。不一会儿，糊涂汤就做好了。

我当时连手指都不会动。母亲端着汤碗坐在病床边，嘴里唠叨：“俺儿只要

能吃饭，就会站起来。”说着，便舀起热汤嘴边吹吹，一勺一勺喂我喝。我大口喘气，艰难地将一碗饱含母爱的糊涂汤喝完，精神明显有了好转。

那时，豫剧大师常香玉和马金凤率领河南省慰问团赴前线慰问演出。《朝阳沟》剧组的陈红大姐病了，住在我隔壁，每天跟我一块喝母亲烧的糊涂汤。让我寻到了乡音，喝出了浓浓乡情。常香玉、马金凤、魏云、王善朴、杨华瑞、高洁等著名艺术家，先后走进病房看望我，站在床头为我清唱豫剧。《朝阳沟》中扮演栓宝的王善朴先生，亲切拉住我的手说：“俺代表河南人民慰问您。”一句话说得我心头热乎乎的，获得慰藉和力量。

我在病床上挣扎了400多个日日夜夜，终于挺过来了，被评定为一等伤残。后来，我跟母亲学会了搅面筋、打糊涂。对我来说，那是母爱的味道，那是融入我生命的味道。

现在，父母都已经90多岁了。每天早上，我会下厨房，煮半锅糊涂汤。二老喝得有滋有味，在温暖的回忆中静享天伦之乐。

## 父亲的扁担

■ 张雄

坐又是半宿。我睡意朦胧中听见父亲对母亲小声地说：“娃娃有出息了，咱们再苦再累也得咬牙挺着，不能耽误娃的前程……”

送我去学校报到那天，父亲还是挑着那根扁担，一头装着我的被褥，另一头装着苞谷、腊肉、菌子腌的辣酱，像是把半个家底都给我带上了。一路上，时不时有拖拉机路过。我看父亲满头是汗，想拦一辆拖拉机带我们一段。可这一伸手就是3块钱，父亲摇了摇头，手一拍扁担，说：“我有老伙计呢，累了咱就慢慢走，坐那个做啥！”到了学校，父亲把东西放下，说了句“我回了，你好好的”，便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高考结束，我考上了省外一所重点大学。母亲去集市扯花布给我做了新被褥，采菌子给我做了一大罐辣酱。父亲挑起他的扁担，装上行囊，再次送我出门。

一路上，父亲没怎么说话。到了站台上，我跟父亲挥了挥手。父亲站在不远处，脚边立着他那根扁担，喊了声：“你好好的！”那一刻，我的眼泪掉了下来。火车缓缓开动，站台上的父亲，许久未动。他和他的扁担，变得越来越小。

毕业前夕，在得知海军某部来我们学校招人时，父亲鼓励我参军，希望我能多为国家做贡献。遵循父亲的意愿，我选择到部队工作，并最终如愿。

父亲去世后，他的扁担孤独地立在老宅的墙角。送父亲遗像回老宅的那些天，我每天都把扁担擦得锃亮，摸摸它，仿佛还能感受到父亲的体温。抬头看看父亲的遗像，他的双眼慈祥地看着我。我知道他有许多话想对我说。我也深知，唯有走好军旅路，才是对父亲最好的告慰。



## 失约

■ 周芳

的战士们见到我们也非常亲切，问东问西。

有一天，我见到一名战士人迷地看一本书，并不和我们说话，就主动过去问：“叔叔，你在看什么书啊？”

“跟你讲，你懂吗？”小战士逗我。许是不服气吧，我吹牛道：“我家里有好多书！”

“真的吗？都有什么？”

“见他发光的眼神，我得意了：‘我家有许多打仗的书，还有《红岩》。’”

“真的啊，《红岩》可以借我看看吗？”

“好啊！”

“叔叔明天在东边岗亭站岗，我可以带给你。”

“好！”我一口答应。

吹归吹，我家确实有书。尤其是《红岩》，是我前几天才看到的。

我床底下有几个小木箱，那是父亲

藏书的“宝地”。父亲经常拖出箱子，在里面一翻就是半天，有时还抱个本子抄抄写写。父亲看书的时候，我就蹲在一边。那些书大多是军事理论、历史类书籍，我根本看不懂。

那天，我回到家，费了好大劲才拖出箱子，翻了半天，就是没有《红岩》。父亲回来了，没等他张口，我就着急地问。父亲说，那是别人的书，已经还给别人了，并皱着眉头说，以后少翻他的箱子。许是军人的职业习惯，他在家对我管教比较严格，说事也从来一是一，二是二，从不拖泥带水。本来我还想问问能不能再借回来，看他虎着脸，只好心虚地走开了。

## 那年那时

我和母亲曾随军，虽然时间不长，但点滴记忆常常浮现。前些日子，我和父亲聊起一件事，让他颇为惊讶——我曾失信于一名小战士。

我当时就读的小学是一所军民共建学校，学校和营房只隔一条马路。放学后，我们会站“路队”，一队朝向附近的居民地，一队朝向斜对面的营区大门。一旦进入营区，就是我们这群军娃的天下了。大家四散开来，没有一个回家。

战士们住的宿舍是我们常去的地方。那是一排排红砖黑瓦的平房，周边有沙池，有高低杠，还有吊起的沙袋。我们会在每个器材边玩一会儿，累了就跑到营房里，看那些战士在干嘛。年轻

